



支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9  
6



文庫 11  
D 99  
6

遺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不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碑銘表誌屬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遼宋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豫此選者選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



48-11879

010190549351

爵而鈞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未暇也及翰林蔡公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

塞簿以課取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

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梏殺之聞赦將至先梏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振貧乏賴以全活者甚眾及受代老幼攀遮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畧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

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其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瑄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

遺山先生集 卷十七  
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  
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  
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  
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  
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  
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  
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  
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  
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  
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  
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  
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

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  
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  
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  
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  
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  
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  
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  
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  
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  
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  
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  
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

章號滢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

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閒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且大

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  
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  
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  
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其父諫之讀書涉獵經史  
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  
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間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  
爲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  
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  
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  
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卽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

而歿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  
哀毀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  
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爲甚力故公  
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閒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  
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卽墨令  
縣治瀕海土澆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  
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  
田者公淡治而痛繩之強暴爲之帖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  
爲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  
爲官妓盜驛傳被襍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  
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  
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頽

圯殊甚卽命完葺之明日卽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而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追逐之置奴釵閒奴卽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強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卽日上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卽大位留意庶獄勅尙書省吾

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涖職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內艱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椿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奉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蝸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



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事陞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丞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蚤綠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

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臥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巫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邁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日德珪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邢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涓川楊振文封宏農縣君孫男三人祗適祗承祗畏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悌惟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之小大無閒

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某言先人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寂寞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耐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鄉里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於眇焉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效一官大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鬱彼佳城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尙知爲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擇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

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篡者  
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  
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  
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旣無可撼搖乃奏之上前謂先生  
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讚爲不得行蓋自承安迄  
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強禦之士  
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尙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  
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  
譜謀散失無可攷案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  
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欒城仍食先業  
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爲資者來謁醫  
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旣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

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  
卽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旣  
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  
術卽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卽  
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  
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  
褐棗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多盜先  
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  
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  
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  
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  
州然後籍丁爲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

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爲  
尙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  
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甸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  
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爲同官所累  
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  
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頽圯爲憂謀之州將  
爲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  
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  
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弒逆自署太  
師尙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卽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  
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  
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

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  
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  
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  
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畫入神品賞識  
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  
之謂之畫債至於星麻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  
絃歌棊槩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豫刻死  
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  
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  
郝氏再娶榮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末娶大  
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寮治官劉  
出也次日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

主簿王出也次日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唯治備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耐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畧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爲

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淺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爲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爲世底柱如是

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遇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焯焯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躓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埽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稱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十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卻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棊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

其季也初自童卯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卽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遙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尙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見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見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眾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

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  
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事搏  
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  
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  
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  
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閒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喻月  
河閒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  
城中壯士近千入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  
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  
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孫男三人曰革曰賁曰恒公  
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  
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  
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鞠之一問得情人以爲神明  
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於所  
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  
間繼擢上弟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  
以某年月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  
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白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  
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  
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  
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  
福無所顧藉天下大丈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  
託不腐鄉里晚生豫有榮焉敢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  
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遺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闕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旣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



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尙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

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宏農郡太君考妣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宏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譽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人常寺丞兼翰林脩撰六年

南鄙用兵以本言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  
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曰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  
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  
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  
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  
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  
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  
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  
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  
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  
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  
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

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  
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  
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權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權  
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完顏天寵  
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  
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  
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  
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恤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  
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  
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  
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  
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尙不止此耳公泣

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鄙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

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豫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選首名爲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

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  
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  
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  
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  
欲言上下依違浸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  
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  
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  
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  
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  
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  
雖引裾折檻斷鞅軼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

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  
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  
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  
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  
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  
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  
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  
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邁疾明年八月之七  
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  
軍爵宏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宏農郡夫人子男  
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  
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

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卽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旣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蓋其所未盡而

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饗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

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乎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眾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

乳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勅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邪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遊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於河爲遣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不於法爾後

惟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兩電詔公審理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眾無異辭有以太乙新厯上進者尙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厯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啟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

一行皆神於術數尙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脩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會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

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  
令子端舞嬰兒崑崙神泉濩尤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  
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為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  
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為齋咨峴山墮淚方在茲  
零落何必西川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  
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耐之望乃今  
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  
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為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為先大  
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既無以傳信  
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繫金石是賴誠得

屬辭此事以相茲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  
綱所譏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為定  
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為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  
昇以得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次第  
拘僂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  
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  
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  
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  
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  
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錄事朝廷更定  
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  
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

陽泉山莊



遂專振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  
夤緣爲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  
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總諸郡兵討捕羣盜悉平泰和  
五年吳曦納劔外五州內屬公以選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  
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爲經歷官俄改眞定府判官  
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  
異時審濼者專以末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  
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  
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初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  
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爲事臣愚以爲刻剝固所無而浮動  
之言可畏耳大定閒一曹望之爲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  
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卽

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  
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惟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  
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  
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  
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  
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邪乃列奏煒  
內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賊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  
佗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  
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  
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  
進大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  
爲行宮尙書戶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

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它辭卻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爲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辯天下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鶉鴿水食公

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膳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爲刑部尙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趨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卽付刑曹以受命不卽行爲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禡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遙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別詔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

萬眾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惟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爲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恒產孰不爲自養之計淡汙充軍悉歸耕穫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旣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饌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尙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卽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

寺文常攷行謚曰剛敏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句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賈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刺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滎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榦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實趙公子文號爲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惰節浮費惜民力

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億洞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爲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旣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爲盛教養旣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爲御史爲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暫歷戶曹卽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巫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爲彊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

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耐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間氣之雄揚於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搏擊所加姦宄爲空公寧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饒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歐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彊而四體之充成周旣東正塗旣窮扼天關以九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墉有來梯墮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爲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寧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珪璋顛顛山立揚休頹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麻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閑閑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繁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效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鬱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

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

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宮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聞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邪眾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贄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惟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隘巷以課童子學爲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瑛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遭

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說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尙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爲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概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號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

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  
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戶州宅值歲旱  
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譌  
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  
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  
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爲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脩撰陝  
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爲之霑浹  
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  
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  
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  
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恃從權耳  
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誰當信

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  
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爲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  
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  
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  
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  
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議刑罪  
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  
駕南渡暫爲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  
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  
臣竊以爲不可上省奏大悅卽命赦之且以義爲定例有醉  
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  
其意諷使鞠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爲富家厭其可

貸先被磨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爲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給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眾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水者擔負塞路城中爲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轅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爲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

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爲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羣公爲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僊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尙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僊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尙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邁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尙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尙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



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贊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久故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數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取聞而未嘗有答贖之玷宰相進除日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爲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淡而氣質溫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

撰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爲請好問甫從官學卽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裒之問輒敘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尙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遺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  
 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為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  
 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  
 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  
 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為留十餘日  
 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  
 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回馬嶺蹇  
 裳就道顧揖巖岫欣然忘倦迺至黃峴峯憩於萃美亭之

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僊府誠得  
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  
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  
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軟顏色不少變子忠諸  
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衲子終世脩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  
能爾謂公非僊去可乎卽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  
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  
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  
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  
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  
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匿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  
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闕衍博大之真

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回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  
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  
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於鄙樸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  
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  
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爲難  
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  
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  
旣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耐先  
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  
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藁城人  
自先世以農爲業者諱靖質直尚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  
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

遺山先生集卷十九  
以上壽終公卽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  
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  
德卿公舅行自齟齬間識公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  
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  
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  
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  
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脩官稍遷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  
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  
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  
林待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  
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詔請爲

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崔奕輩恃勢作  
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  
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埽地貽笑  
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  
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  
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  
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  
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荅之次辭  
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脇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  
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  
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  
夫人子男一人卽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

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揆蹟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立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立史通比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

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旣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值眞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銜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卻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

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爲華嗟惟公平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鑿坡泰山天門有物禁訶蓋僊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邪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

口口之義說得而甚明也

名位而重不者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年萬人之眾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而劣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正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爲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爲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

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祕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爲姦。民殊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眾。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

詔書相戾乎。主帥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子女也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眾。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尙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脩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

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撤各門。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滅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爲變。本溫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眾果叛。入太行。本溫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溫。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賊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尙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爲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

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強。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爲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以吾帥無罪爲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拒使節。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



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脩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逆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

不肖，渾毅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爲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爲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飢饉，盜賊竝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贓賕，百家與令有違，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

紅襖狀  
弛備

四部刊本不及上言者  
諸人三

遺山先生集卷十九  
納數百。聯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公嘆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為言。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救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救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用耳。吾救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不及。河中在今日之

為重地。朝議擬為駐驂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唇亡之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豫備為言。竭民膏血。為浚築計。剽騎纔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為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驅迫老幼。填塞枕籍。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咎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當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

佳哉名也

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竝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庵因以為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誠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為高也明窗棐几危坐終日琴尊視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尙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淡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夫塵土氣為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鬪蘭鬪蘭松醪遂為山中故事正大壬

松醪

人品可想

辰河南城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耐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入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尙幼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為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產殊厚公慮為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攜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疏而實親雖幼同視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為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為不足玩見公必為之雙然王延

陽泉山莊

陽泉山莊

州從之。公於鑑裁爲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爲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譔述墓碑。莫好問爲宜。尙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中暘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龐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袞衣大冠。坐於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

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願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青峙。峻以奇。塵表朗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雷風馳。耿耿虎如毛。髮威奔走。魍魎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絕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趨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實爲。正有來者。吾何追。竝玉之麓。草木腓。兩崖出泉。懸素霓。朝猿與吟。暮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還。人代非。臨流濯足。尙庶幾。滹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鬣。大茂齊。龜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尙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爲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且

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鋤矣少長從鄉先生作學子卽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眞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振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滏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尙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脩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爲

吏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脩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卽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脩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朱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卽貫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卽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

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尙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淮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遙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慥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眾奴干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爲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爲材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公

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  
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  
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牖不能盡知慙負多矣  
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丞相求君  
文甚勲何自閉之淡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  
邪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  
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  
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  
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  
謂知命者非邪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  
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

伯兮歲蒸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來歸兮安故鄉  
滯淫盜墟兮亦何望

遺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碑銘表誌屬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為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  
 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  
 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蠡起公方  
 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為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  
 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卯入學記誦出它兒上稍從鄉  
 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  
 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壁頽圯公日以救  
 災為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漚若不可一日居者



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塋像遷  
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  
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隄軍田既淤墊有未嘗投  
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陵轢有奪之  
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千收入  
幾何輸之詎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  
士子卽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  
劇邑民頑事殷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  
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抔敢以獻公諭之  
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  
公爲橫恣無所顧藉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  
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

終更境內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  
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  
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渠家闔縣首戶予雖會  
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  
謝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於農功亾異農夫噓牛曝背寒  
耕熟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  
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蚤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  
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筮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  
已者其宏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  
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  
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尙蚤也姑畱  
寓焉不幸邁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

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默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鄆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天孫男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泊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

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公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囂耆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網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尙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尙書張公於輔巖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

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窳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頎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總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淡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疆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

河南根本既疆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鄆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

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由帖揭  
榜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  
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  
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  
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閻者告百夫長夜破  
門鑰挾兩妓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  
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  
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橫者調林慮令貞祐初  
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幾改丞豪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  
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麾吏去曰張君治縣尙有未盡邪  
召爲尙書省令史穀熟民千數詣闕乞畱平章政事濮王以  
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旨喻

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法積弊公爲  
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  
路轉運副使宰相莘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  
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  
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  
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之封建使自爲  
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  
尋以母老乞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  
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使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  
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  
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  
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

保箭谷皆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尙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饗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爲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畱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

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設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單閒致貲鉅萬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使伊陽民楊鐸郟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畱不爲決以俟未減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堦兇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筆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尙書省付有司諸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

初獄將決公終以爲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款伏而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迨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溼上爲之喜見顏閒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姊妙淵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旣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

太夫人憂甫卒吳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喻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獎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關至闕下爲上言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遣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牟垂與

恆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恆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尙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百戶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尙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卽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敵發奸賊以械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旣爲朝廷所知爲郎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

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爲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闊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疏於自檢坐爲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冤而莫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蹙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

復敘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  
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  
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  
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  
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  
名減於潁川治取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驚而不足治  
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茲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即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爲  
防乃積乃倉暨彼裹糧百穴全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  
小康救寒袴襦療飢膏梁養育本基斃云慈祥孰求豫章公  
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販黠髡龍起雲驤何儷景同  
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

其廢商屹頽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  
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  
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鬱鬱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  
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尙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并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兗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  
大河而南取爲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尅石烈士  
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  
以小字牙吾塢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  
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爲人强悍鷙猛操縱  
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



後靈壁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爲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瘡勳伐旣高知朝議倚以爲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爲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胸臆妄有執持君必爲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獷悍化而柔良旣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爲多遽伯玉爲顏闔說養虎人以爲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飢達

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君諱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爲河南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叟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厭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尙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

州將移刺羊哥以宋兵脆弱不足爲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豫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遁君戒廢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援陽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爲立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總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劫殺行省事忙古剛以州降宋詔總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脇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六哥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

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旣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日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阬之朝廷將不以爲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誣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亾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爲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於朝然後納之君進日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爲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爲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聞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二三日命

遺山先生集 卷二十一  
卽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  
行得豫商略帥若專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  
挾詐而東爲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卽命開  
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塢資性素剛  
非卿不能勸導卿爲參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  
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遙領同知鎮  
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尙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  
畱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總帥赤蓋元凱起爲經歷官  
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  
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  
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牙吾塢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  
與卿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

顧之憂也及尙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  
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遙領鈞州刺史進階  
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爲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  
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  
之旅舍翼日蒿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  
君旅襯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  
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  
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遙領鄭州防禦判官次  
曰浚武義將軍遙領河內縣令女一人適汴梁東水門副使  
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王  
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撰家傳以  
神道碑銘爲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君

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侃侃唯君仁信誠篤一說解紛干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颺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糜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已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爲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

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爲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爲眞定人祖諱昔兀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夔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

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爲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款曲末減者爲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彼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閱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鞫之辭連二偏將一遙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

李公以理論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誑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邪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使未赴邁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厥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耐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爲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爲鍛鍊之風所移嘗

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干大理之徐議獄闕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魚吁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爲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悞無譁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間溫其禍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僂或俘不爲國殤卽亾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於黃墟湯旱焚如一漑者後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吁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畱幼子今先鋒使糾烈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十年

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閒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日具甘絕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污己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亾國之大夫耳尙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丙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恆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

福不以回其慮廢興存亾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卽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爲遠近然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士刺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掘兵柄史謀載其功詳矣大父僕干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簿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

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武寧  
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  
牙古大資驚狼恃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  
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藉論事之  
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  
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  
勢甚張公爲畫策潛軍趨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以功遷  
兩階四年召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元光初設三  
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  
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  
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  
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戶部郎中初

置申州輟公爲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畱守兼同知  
金昌府事畱守移刺瑗雅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  
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  
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  
先聲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率以戰功得  
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制一葛知府  
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胥吏所聚結  
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  
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聽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  
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土刺剛直廉  
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黽勉王事強仕之人有不能  
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

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絕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宏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况骨肉乎語雖不卽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囊橐爲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

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畢蘭出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耐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奧敦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萬僧女一人嫁爲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畱住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尙幼姝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哥之子姝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戶郝丑和尚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予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



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被築室天實厚其基溫乎召  
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識幾希顧以  
能官爲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鰲足不敬幅巾  
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啜餽餘之醪周粟京  
坻采薇以療飢尙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之郊邱隴屢  
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